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五十五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五十五

四方

蕙田案四方之祭見於經傳者不一祭法四坎壇祭四方此祭之壇也曲禮天子祭四方諸侯方祀有無祭專祭之不同此祭之等也

大司馬仲秋祀祊則治兵有祭月令季秋祭禽則田獵有祭雲漢方社不莫甫田以社以方則祈年有祭大田来方禋祀則報賽有祭占夢舍萌四方則因祓禳有祭八蜡記四方則蜡有祭此祭之類也其玉青圭赤璋白琥玄璜其幣因方色其牲疈辜其尊蜃散其舞羽舞此祭之物也四方之祭重矣然乃不知其為何神鄭注大宗伯于六器則以為五帝

於𩐋𩐋則以為䄍注舞師則以為四望注曲禮則以為五官之神注祭法則以為山林川谷丘陵之神即鄭氏一家已參錯如此案大宗伯血祭祭五岳𩐋辜祭四方是四方與四望不同也曲禮祭四方之下即曰祭山川而貍沈與𩐋辜亦異兵舞與羽舞又異是四方與山川不同也周禮祀五帝三月繫牲十日誓戒其義與祀天相等四方則與百物連言

是四方與五帝不同也唯五官之神之說應為近之五官之神生有功烈於民死則祀之各主一方佐天成物但從食五人帝以配五帝尚非正祀此祭四方或其正祀耳然經傳雖詳而漢以後無其祀亦以諸儒之說未定故與

禮記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注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　疏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

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

方氏慤曰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有八若乾位西方艮位東方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位西南巽位東南離位正南兌位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焉

周氏諝曰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蕙田案鄭以為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是以四方即山川然據曲禮歲徧及周禮大宗伯貍沈疈辜舞師兵舞羽舞則四方與山川異祭難於合一方氏泛指萬物之神無所依據周

氏移鄭氏疈辜祭四方之解以解祭法恐亦未是

右四方坎壇

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來方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疏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為黎兼為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

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潔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諸侯方祀者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

方祀

楊氏復曰四方注疏此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考諸說唯舞師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山川之祀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

月東巡守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内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之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宗伯以貍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案以血祭祭五嶽以貍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内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神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蕙田案鄭氏數解以此曲禮注為是楊氏亦主四望之説然五岳用血祭四方用貍辜詎可合而一之與

方氏慤曰天子言祭四方則知諸侯之方祀為一方

呂氏大臨曰天子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皆不得祭故曰方祀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

注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　疏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疈為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疈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云疈疈牲胸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胷臆解析之故以胸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

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者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

王氏昭禹曰疈者肆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異體肆而不全故祭以疈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辜亦各以其物宜

蒐田案四方謂各主其方之神詩所謂以社以方者鄭氏磔禳及蜡祭之說非是

詩小雅甫田以社以方傳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疏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勾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為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

祭四方在仲秋也

朱子集傳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是也

何氏世本古義曰方謂四方之神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疏云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愚案詩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之神既立為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注增謂五方而疏又增置后土於南皆臆說也然四方之解又自不一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舊說謂磔禳及蜡祭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舊以為四望又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舊以為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今案周禮鼓人職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則與四方之祭用羽舞異可知四

方與百物不同必非磔禳蜡祭之類也大司樂祀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之上而鬯人掌供秬鬯凡四山川四方用蜃則又列四方於山川之下可知四方别是一祭既不同於山川亦斷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參互衆說唯以祭勾芒等神為允此祭社方及下文御田祖皆孟夏雩祭祈雨之禮詳已見小引下又証於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及巳月又行雩祭方社之禮而卒過時不雨故閔之也舊說皆以此為秋報誤矣

蕙田案何氏之說當是

右四方正祭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 注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 疏謂獵竟也主祠

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取以知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案于經注更相引証如可見矣

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别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

方氏慤曰祭禽則以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為一人之奉也是月也豺猶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秋田為獮之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疏羅弊致禽以祀祊者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又曰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者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内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為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

之云詩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引之証方是四方之神也

詩大雅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箋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疏祭社與四方即以社以方是也

世本古義曰方社指雩祭四方之神及后土言詳見倬彼甫田篇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及巳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復行雩祭請雨之禮謹遵其時不為晚矣又案秋報亦祭方春祈秋報皆祭社觧者或誤以此句兼祈報言又或謂專指秋報言皆於詩意未合詩為閔此時不雨而言何遠及前歲報賽之事乎

小雅大田来方禋祀箋云成王之来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疏此以田事為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之来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為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

祈報並言者言其報禮成而祈後年也

朱子集傳精意以享謂之禋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

周禮春官占夢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為明或曰其字當為明明謂敺疫也謂竟歲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為明玄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時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疏子春之說舍萌為敺疫案下文自有敺疫於此以舍萌為之其義不同故後鄭不從玄謂舍萌猶釋菜也者案王制有釋菜奠幣之事故從之云萌菜始生也者案樂記區萌達鄭注云屈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者云欲以新善去故惡者舊歲將盡新年方至故於此時贈去惡夢

鄭氏鍔曰舍萌謂取菜之始萌者而祭也夢者禍福之萌用菜萌以祭示去其萌芽之義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 注四方方有祭也

右因事祭四方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注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

周公植壁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墠又為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太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手秉桓圭引之者証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注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壁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疏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

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總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圭銳巳下是象其類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半寸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是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夏物半死者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

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覲禮祀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

易氏祓曰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色東方之義也璋明也其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義也璜者用藏也其色以玄象乎物之歸藏北方之義也

詩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箋云以潔齊豐盛與

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騂牛也黑羊豕也　箋陽祀用騂牲隂祀用黝牲

疏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註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為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盖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别箋陽祀用騂牲隂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隂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為三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别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隂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

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為禮五天帝人帝而勾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周禮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為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為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朱子集傳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器之色又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幣牲

拴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

案聘禮享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四方用蜃凡疈事用散

注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修謨概散皆器名玄謂修蜃概散皆漆尊也蜃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　疏司農云修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鄭知修蜃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散蜃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含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疈事者即大宗伯云疈

𪔐祭四方百物者也

王氏昭禹曰疈𪔐以祭四方百物言疈則𪔐可知

鄭氏鍔曰祭四方百物則疈磔牲體其尊用散取其散在四方各以羣分之意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岳四瀆下文所謂埋則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下又有兆山林川澤丘陵之文則知山林川澤與四方不同

地官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注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 疏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於辟雍人舞施於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酬祭祀

之舞亦不得用𤰈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又曰但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望不止四方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

王氏昭禹曰四方為國翼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

黄氏度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為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

右祭四方禮物樂舞

尚書大傳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注禮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一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為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齋明九日朝而初祀者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庭之庭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也今亡也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篇中太祝贊主人辭也某也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即助行祭之禮也其祀也注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祀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曰若

汆神靈洪祀六沴是合注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汁光紀及木帝大皥火帝炎帝土帝黄帝金帝少皥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為也六沴是神靈所為也無差無傾無有不正注言神靈正直無頗所謂皆是也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注言民廣及天下有道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道神靈亦合推内於六沴天子以天下為任者也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注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縣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君祀之所縣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皥之屬也

右六沴祀四方

四類

蕙田案四類之兆見於周禮小宗伯與五帝四望並言則非小祀但不知所祀何神疏解家亦不同今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周禮春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

鄭注兆為壇之營域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　賈疏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

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王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巳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太昊勾芒等配祭而巳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易之也

蕙田案以上先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為四類之說

鄭康成曰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
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
郊兆雨師於北郊　賈疏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
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
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覲
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
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
以其五行金為暘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

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大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也

鄭氏鍔曰先儒以四類為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於東月始乎西其類宜於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於南雨師水也其類宜於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

恐不然也五行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方位豈理哉

蔡氏德晉曰四望之兆本有定方其四類之兆則日出於東故兆於東郊月生於西故兆於西郊其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北辰十二辰則歲星及析木大火壽星三辰東方蒼龍七宿兆於東郊熒惑鎮星及鶉尾鶉火鶉首三辰南方朱鳥七宿兆於南郊太白及實沈大梁降婁三辰西方白虎七宿兆於西郊北辰北

斗辰星及娵訾玄枵星紀三辰北方玄武七宿兆於北郊也

蕙田案以上後鄭日月星辰爲四類之説

華氏鳴翁曰四類即大宗伯以貍辜祭四方百物者

蕙田案以上華氏四方百物爲四類之説

蔡氏德晉曰小宗伯四郊之兆有四類者何也類如倫類之類易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若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故物與物爲類人與人爲類四類者四

郊各為一壇以祀一方之人鬼物鬽也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此專以人鬼言也華嗚翁云四類即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此專以物鬽言也合考之而四類之義明矣類祭之神有四一曰報祀古昔君臣聖賢有功德於民者所謂盛德必百世祀也二曰厲祀古昔王侯之無後者祭法王祀泰厲諸侯祀公厲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是也三曰酺祭族師春秋祭

醎康成注醎者民物災害之神若人鬼之步蝝螟之步也四曰蜡祭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享農及郵表畷祭坊與水庸迎貓迎虎是也四類之壇凖四望壇之例去王城十里當季辰之位辰戌丑未是也垣之外垣方九十步内為方壝壝之内相並為方壇四皆一成廣五步崇四尺四階階二等壇上無木主祭時以帛為位而書神之名號祭畢則焚之也

鄭康成以四類為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則不宜在四望之下盖兆五帝則天神也四望則地示也四類則人鬼物鬽也此皆壇兆之在四郊者也上文左宗廟右社稷此廟壇在國中王宮之內者下文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則壇兆之在四方者以自近而遠為序也

蕙田案以上蔡氏報祀厲祀酺祭蜡祭為四類之說

右四類兆

高禖

蔥田案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太牢祀高禖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說者謂祀高禖以祈子弓韣弓矢男子之祥也詩大雅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二詩推本稷契之生由於祈祀高禖而得其日以玄鳥至故云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說者以為稷母履大人跡而有身契母吞鳦卵而有身非也然則高禖之禮上古有之秦漢以後無常祀每因皇嗣艱難則立高禖以祈嗣焉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 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 疏案蔡邕以為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祀於

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高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為禖神是高辛氏以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也

蕙田案註疏不同疏為較長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注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云也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於祠太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疏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既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禮此所御之人於禖神之前禖

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降福故云其子必得天材

方氏慤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内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詩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疏毛以為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

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

朱子集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高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

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歐陽氏修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爲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鳦卯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嚴氏粲曰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之日祈於高禖而生契故推本言之

何氏楷世本古義曰玄鳥生商其語近奇而事甚無怪毛氏之說正矣乃詩緯含神霧則云契母有娀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中候契握則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禮緯則云契姓子氏以其母吞鳦子而生紛紛語怪遞相祖述總不外吞卵一說而甚且以契爲

無父娀非嚳妃如劉向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王嘉拾遺記曰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譙周則謂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羅泌闢之云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耶昔有娀氏有二女長曰柬逖次曰建庇柬逖為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曰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嚳也若司馬遷

王逸亦既以簡狄為嚳妃矣而一則曰三人行浴因吞墜卵一則曰侍帝嚳臺上嘉墜卵而吞之總無以異於讖緯之說乃呂氏春秋更有異焉謂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持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善乎蘇洵之言曰史載簡狄吞卵生契為商始祖神奇怪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墜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歐陽修亦云東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奇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又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

因以用事契母簡狄盖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其説獨與毛傳合當漢之世而有能持正論如兩人者正不多得若褚先生謂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褚雖疑無父之説之非而未免惑於神怪感通之事未足稱達識也雖然以朱子之素持正論而猶以吞卵為可信况其他哉契為商開基之祖故謂生契為生商

蕙田案玄鳥生商之説毛以為祀高禖鄭以為吞鳦卵朱子兼用之歐陽以為義當從毛何氏以為毛孔説正是也

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　箋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　疏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為神

歆享既享其祭則愛而佑之於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止即得懷娠則震動而有身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惟禖為然故知禋祀是祀禖也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惟彼郊作高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惟高禖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鳦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言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

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為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答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為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于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此是鄭沖弟子為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為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為高禖故此箋從傳為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為說

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為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為堯臣耳

朱子集傳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跡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

蕙田案集傳云祀天于郊而以先媒配據祀
高禖在仲春之月冬至圜丘孟春祈穀皆是
郊天不聞仲春之月又有郊天一祭恐不必
如此說

羅氏泌路史臯禖之神女媧是享末世已失其源謂
為娀簡之所託者踈矣昔者駘姜從嚳郊禖則郊媒
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娀駘同列豈得為娀簡哉而
五經異義乃以為簡狄吞乙卯而生子後王以為禖
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推為閻謂舊注以言先商之
時未有高禖生民禋祀以祓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
以生契則郊禖非立於生契之後鄭志焦喬答云先
商之時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玄鳥至之

日祠之彼其所禋乃於上帝至娀簡吞鳦之後後王乃復祠之以配帝若昔先媒則廢之矣斯説為褻然乃不知其為女皇至商而祀簡狄迨周而禖姜嫄時各推其本而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而易以棄事資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禖神高辛以前之所舊有不由於高辛也束皙云皐禖者人之先也盧植乃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以三牲請於高禖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而古有禖氏之官因以為之神斯得之矣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於是始立禖祠城南下泊北齊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於南郊祠青帝而配以伏羲與

嚳猶不及女媧云

嚴氏粲曰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能精意以享能備禮以祀祈於高禖之神以祓除其無子之疾

天帝本無迹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祀周旋若隨天帝之步武即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説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於是神介助之依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夙早而不遲則生産之則長育之是為后稷也閟宫言彌月不遲謂淵十月即生是早也

何氏楷世本古義曰堯既嗣嚳為帝則為嚳後者當屬堯之子孫稷不得為嚳後此周人所以特立姜嫄之廟而詠歌亦止及嫄彼有為爾也然祭法言周人禘嚳而郊稷者所謂禘者乃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則周人亦何嘗不祀嚳乎又嫄若非嚳妃則何得行郊禖之禮此理甚明無容曲説黄子道周云高禖或曰高辛氏或曰有僊氏鄭氏曰禮於高禖之下其子必得天材蓋古云然也又蔡邕東晳

皆云高禖人之先也陳除泰云祓祓除之義所以禱於郊以祓除不祥故用弓矢後世射弧星即其遺也殷大白云敏即膚敏之敏歆即歆居之歆孔氏解姜嫄得踐帝跡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足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謂祭而神享之也文獻通考載宋高宗十六年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為拇謂姜嫄履巨迹之拇以歆郊禖之神是生后稷以為從帝嚳祀禖神之應其說頗附會玄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帝嚳引禖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注怪詭禨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妃嬪參享黷而不蠲去禮逾遠歷世非之

蕙田案履帝武敏歆其說難解嚴氏何氏之說頗為近理何氏似較長也

魯頌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疏孟仲子云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曰禖宮

朱子集傳閟深閉也宮廟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

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黄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路史女皇氏女媧太昊氏之女弟出於承匡生而神靈亡景亡誤少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為女婦正姓氏職婚

嫺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治百有三十載而落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為髙禖之神因典祠焉

五經通義王者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禖亦祭天地也

五經異義鄭玄曰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髙禖注曰髙辛氏之世娀簡狄吞燕子而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其祀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髙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為古者必

以郊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郊媒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焦喬答曰先商之時自必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所禋乃於上帝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以為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髙禖

月令廣義祀髙禖以請子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命之官也

蕙田案注疏言祀天而以髙禖配後世遂有

壇祀於南郊者非也南郊乃祭昊天上帝之所豈可雜以他神且因祀高禖而及上帝尤為倒置考晉以後俱祀青帝庶或近之

右經傳祀高禖

隋書禮儀志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祀於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

漢書戾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為立禖祀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

東方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禖賦

枚乘傳乘孽子皋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通典晉博士束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以為主而祀之以太牢也

蕙田案武帝元朔元年皇太子生為立禖師

古曰求子之神也令臯作祭祀之文見戾太
子傳及枚臯傳髙禖之見於漢書者止此

後漢書禮儀志仲春之月立髙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

通典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為

主

隋書禮儀志禮仲春以𤣥鳥至之日用太牢祀於髙禖

晉惠帝元康六年髙禖壇上石中破為二詔問石毀今

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髙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

已毁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束晳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敝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晉束晳高禖壇石議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為二段詔書問置此石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否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毁破無可改造詵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

象蓋俗說所為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於舊處而已太常以為吞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令毀破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束晳議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案郊祀志秦漢不祀郊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為主然則石之為主繇來尚矣祭禮龜策祭器澈則埋之而改置新石

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肅愚所未安也

通志宋元嘉中得晉郊禖之石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隋書禮儀志梁太廟北門内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陛澄以為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

後齊高禖為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

三壝每歲春分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袞冕乘玉輅皇后服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於媒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蕙田案齊以前祀高禖之禮不詳至是乃祀

青帝似為得之

北史劉芳傳芳轉太常卿上疏曰禮儀志云高禖祀於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

隋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太牢一

蕙田案禖祀用郊壇不已甚乎

通典唐月令亦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

宋史禮志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巳後

不著
仁宗本紀景祐四年二月乙丑置赤帝像於宫中祈嗣
禮志初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二月以殿中侍御史張
奎言詔有司詳定禮官以為月令雖可據然周官闕其
文漢志郊祀不及禖祠獨枚臯傳言皇子禖祀而已後
漢至江左槩見其事而儀典委曲不可周知惟髙齊禖
祀最顯妃嬪參享黷而不蠲恐不足為後世法唐明皇
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巳後不著朝廷必欲行

之當築壇於南郊春分之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配以伏羲帝嚳以禖神從祀報古為禖之先石為主依東漢晉隋之舊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以乘輿所御弓矢弓韣致禖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内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孟春有司申請以俟上旨命曰特祀即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壇髙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别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

北露首三寸玉幣青色牲用牛羊豕各一如盧植說樂章祀儀準青帝罇罍神座如勾芒唯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為異祀前一日内侍請皇后宿齋别寢宫嬪從齋庭量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禖壇又設褥位香案北重行皇后服褘衣褥位以緋宫嬪服宫中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内臣奉至齋所置弓矢弓韣於箱在香案東福酒於坫胙肉於俎在香案西内臣引宫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

詣皇后幄次跪請皇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内臣置於箱又請再拜内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内臣次進福酒内侍曰請飲福内臣又奏請再拜乃解弓韣内臣跪受置於箱導皇后歸東向褥位又引宫嬪最髙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左右置於箱請再拜左右授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韣還位又引以次宫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内侍奏請皇后詣南向

褥位皆再拜内侍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並退

是歲宫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

李綯傳仁宗未有繼嗣綯因奉祀高禖還奏賦大袺言王者遠嬖寵近柔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

仁宗本紀寶元二年八月甲戌皇子生辛巳命輔臣報祠高禖

禮志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鬷以太牢報祀

準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韣著為常祀遣兩制官攝事
玉海仁宗寶元二年八月皇子生先是見赤蛇出於殿墀神光照庭至是遣報祀高禖
宋史仁宗本紀慶歷元年春正月壬申詔歲以春分祀高禖
禮志慶歷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皇帝嗣續未廣不設弓矢弓韣非是詔仍如景祐之制
玉海皇祐三年九月四日詔禖壇徙郟埢之地

皇祐四年六月十四日禖壇徙郊壇東南奉先寺同知禮院張師中言其卑陋保章正皇甫定等請徙於圜丘之東鎮安軍文學鄭孝先謂宜在東方長男之位命禮官司天監詳定

嘉祐二年五月甲申徙禖壇於南郊壇東

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二年皇子生以太牢報祀高禖惟不設弓矢弓韣既又從禮官言案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祀高禖既以青帝為主其壇高廣請如青帝

之制又祀天以高禖配令郊禖壇祀青帝於南郊以伏羲高辛配復於壇下設高禖位殊為爽誤請準古郊禖改祀上帝以高禖配改伏羲高辛位為高禖而徹壇下位詔高禖典禮仍舊壇制如所宜改犢為角握牛高禖祝版與配位並進書焉又言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為主其高辛祀文請改云配食於神

玉海熙寧五年閏七月巳酉判太常章衡請遵故事祀

禖歆福受胙以應求男之祥上曰帝王子孫自有天命

宋史樂志熙寧以後祀高禖六首

降神高安六變　容臺講禮禖宮立祠司分屆後帶韣陳儀嘉祥萃止靈馭来思皇支蕃衍永固邦基

升降正安　郊禖之應肇自生商誕膺寶命濬發其祥天材蕃衍德稱君王本支萬世與天無疆

奠玉幣嘉安　昔帝高辛先禖肇祀爰揆仲陽式祈嘉祉陳之犧牲授以弓矢敷祐皇宗施於孫子

酌獻祐安　昭薦精忠靈承瑞命青帝顧懷神禖儲慶胙以蕃昌協於熙盛纚斯衆多流於雅詠

亞終獻文安　赫赫高禖萬世所祀其德不回錫茲福祉蕃衍椒聊和平茉莒傳類降康世濟其美

送神理安　禮奠竭衷祭儀竣事丕擁靈休蕃衍皇嗣

文獻通考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禖壇在南郊制不甚廣上設神位三皆密列祭器執事之人殆不

容足祀官奠獻或側身拜於褥位乞令修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高禖壇高八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為主伏羲高辛配侑高禖設位壇下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架實為狹隘酌奠拜跪及執事進退不可觀禮案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祀高禖既以青帝為主其壇高廣宜如青帝之制從之尚書禮部言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案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為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於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人帝之於五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勾龍之於社后稷之於稷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祇其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伏請於神農祝文云以后稷

配於后稷云配食於神高禖以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為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食於神從之

宋史禮志元祐三年太常寺言祀儀高禖壇上正位設青帝席配位設伏羲高辛氏席壇下東南設高禖從祀席正配位各六俎實以羊豕腥熟高禖位四俎實以牛腥熟祀日兵部工部郎中奉羊豕俎升壇諸正配位高禖位俎則執事人奉焉竊以青帝為所祀之主而牲用

羊豕禖神因其嘉祥從祀而牲反用牛又牛俎執事者陳之而羊豕俎皆奉以郎官輕重失當請以二牲通行解割正配從祀位並用皆以六曹郎官奉俎令羊俎以兵部豕俎以工部牛俎請以户部郎官

文獻通考徽宗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禖青帝以帝伏羲氏髙辛氏配簡狄姜嫄從祀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禮志政和新儀春分祀髙禖以簡狄姜嫄從配皇帝親

祀並如祈穀祀上帝儀惟配位作承安之樂而增簡狄姜嫄位牛羊豕各一

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自車駕南巡雖多故之餘禮文難備至於祓無子祝多男所以係萬方之心蓋不可闕

文獻通考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祀典每歳春分日祀高禖青帝正位配以伏羲高辛從以簡狄姜嫄弓矢弓韣内出備器禮畢收徹三從祀神位前禮料入

禁中行禮乞自来歲之春復行高禖之祀從之

玉海紹興二年二月禮官上春分行禮飲福受胙儀注

三年正月博士趙霈請宸翰製祝辭以代親祠

十二年十二月博士劉嶸請講求禖壇方位制度禮官

請建於行宫東南巽地城外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六年八月辛丑築高禖壇

文獻通考紹興十六年監察御史王鎡言禖祀之壇卑

陋弗稱有司致齋於社亭之上行事於民居之後遇雨

望祭從至江館去壇既遠事涉瀆慢未足以彰禋潔祀
為帝王求嗣之禮乞申命攸司攷昔制度一新壇宇仍
命大臣取生民姜嫄從於帝而見於天之義月令以太
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之文詳加定議乞法駕臨祀必
獲聖嗣詵詵之福詔禮部考詳先時禮部太常寺檢會
國朝禮例高禖壇在國之東南依儀合差三獻官監察
御史等各前十日受誓戒又排設登歌之樂內行事官
就南郊齋宮宿齋牲用牛羊豕每位籩豆各一十二胙

緣車駕駐蹕臨安府權於望湖門外惠照院齋宫設位行禮牲用羊豕每位籩豆各六差獻官一員行禮不受誓戒亦不設登歌之樂今来劉嶸所請欲令臨安府於行宫東南城外踏逐隨宜修建及踏逐近便寺觀權充行事官齋舍所有設登歌樂差行事官受誓戒并合用牲牢禮料籩豆之數並依見今大祀禮例差官排辦從之又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為拇謂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是生后稷以

為從帝嚳祀禖神之應其說頗附會玄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禖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詭禨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妃嬪參饗黷而不蠲去禮逾遠歷世非之惟禮記通典載大唐月令具言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而政和新禮亦有皇帝親享高禖

之儀緣祖宗以來未嘗舉行親祠惟兩制官并有司攝事今欲乞比祖宗故事增重祀典依每歲元日祈穀於上帝禮例命執政官攝事前期申取指揮施行又檢國朝會要每歲春分遣官致祭牲用牛羊豕各一弓矢弓韣以乘輿所御者權降付外有司奉祠訖以福胙弓矢弓韣授内侍以進皇后宫嬪就宫中受胙飲福令欲遇祠高禖及徹禮餕進内依景祐儀制行飲福受胙之禮所有牲牢亦依祖宗故事用牛羊豕務從豐備以盡祈

天錫羡之誠從之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七年二月乙巳親祀高禖

禮志紹興十七年車駕親祀高禖如政和之儀

文獻通考紹興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案禮經仲春天

子親祀高禖徽宗皇帝修成親祠之制具載新儀未經

舉行望皇帝親祠以祈多男之祥副天下之望從之二

月上親祀高禖以普安郡王為亞獻恩平郡王為終獻

玉海紹興十七年二月三日上親祀儀注上服通天冠

絳紗袍乘輦詣壇大次降輦入次服袞冕執大圭奏儀安嘉安景安之樂帝臨降康之舞甲辰以太師檜為親祀使乙巳上親祀青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終獻祀姜嫄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樂曲十四降神用髙安升壇用正安奠玉幣用嘉安捧俎用豐安青帝酌獻用祐安亞終獻用文安送神用理安　上祀髙禖禮畢十七日有司奏築壇之所有瑞氣之應修壇之日有六鸖之祥

文獻通考宋髙宗駐蹕臨安府權於望湖門外惠照院
齋宮設位行禮
玉海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巳未校書郎董德元請髙禖
與青帝分為二壇禮官請如舊制
宋史樂志紹興祀髙禖十首
降神髙安圜鍾為宮　聿分春氣施生在時禖宮肇
啟精意以祠禮儀告備神其格思厥靈有赫錫我蘩
釐

黄鍾為角　眷此尊祀實惟仲春青圭束帛克祀克禋庶蒙嘉恵嗣續詵詵神之降鑒雲車来臻

太蔟為徵　猗歟禖宫祀典所貴粤自艱難禮或弗備以迄於今始建壇壝顒戒雲車歆此誠意

姑洗為羽　春氣肇分萬類滋榮惟此祀事皆象發生求神以類式昭至誠庶幾来格子孫繩繩

升壇正安　有奕禖宫在國之南壇壝既設威儀孔嚴登祀濟濟神兮顧瞻佑我皇祚宜百斯男

奠玉幣嘉安　青律載陽有䬙頡頏祈我繁祉立子
生商三牲既薦玉帛是將克禋克祀有嘉其祥
奉俎豐安　祇祓禖壇潔蠲羊豕博碩肥腯爰具牲
醴執事駿奔肅將俎几神其顧歆永錫多子
青帝位酌獻祐安伏羲高辛酌獻並同　瑞䬙至止祀事孔時
酌以清酒祼獻載祇神具醉止介我蕃禧乃占吉夢
維熊維羆
亞終獻文安　中春涓吉蕆事禖祠禮備樂作籩豆

孔時貳觴畢舉薦獻無違庶幾神惠祥啓熊羆

送神理安　嘉薦令芳有嚴禋祀神來燕娭永既醉

止風馭言還栗然歘起以祓以除錫我蕃祉

金史章宗本紀明昌六年二月已未始祭高禖

禮志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

乃築壇於景風門外東南端當闕之卯辰地與圜丘東

西相望壇如北郊之制歳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

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於壇之第二

層東向北上前一日未明三刻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弓韣於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餘皆無玉每位牲用羊一豕一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進胙倍於他祀之肉進胙官佩弓矢弓韣以進上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向而射以次飲福享胙

章宗本紀承安元年二月甲子命有司祠高禖如新儀

二年五月皇子生六月乙巳命禮部尚書張暐報祀高

禖

明史禮志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禖以祈聖嗣禮官覆以聞帝曰高禖雖古禮今實難行遂寢其議已而定祀高禖禮

春明夢餘録高禖臺明初無此祀世宗嘉靖中始設木臺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騂犢花璧奉獻皇考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高禖在壇下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九奏陳八佾皇帝位壇下

北向后妃嬪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弧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髙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受而納於弧韣張璁言頃者生員李時颼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郊禖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郊禖孔子之生亦禱於尼山禱之說古禮有之然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日監在茲况祖考之

親者乎臣願當兹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太廟以祈祖考之祐以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世宗實録十年十一月復於欽安殿建祈嗣醮以禮部尚書夏言充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啓醮及除壇日帝親詣進香行禮餘遣大臣五人迭代

圖書編高禖設木臺於震方皇城東永安門之北祭品

上帝儀同祈穀皇考儀同高禖太羮一和羮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六牛一羊一豕一帛用紅上拜位設於壇下北向后妃位七設於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待贊行禮行欽天監擇吉具奏前三日太常卿奏齋戒於宮中上及皇后以下齋三日執事內外官齋一日前二日太常寺卿光祿卿奏省牲如儀昊天上帝正位皇考獻皇帝配位西向高禖設於壇下西向陳弓韣弓矢如妃嬪之數質明上祭服后禮服妃嬪各服其服上率后以下

乘輅車至壇所降導駕官導上至拜位女官導后以下各至拜位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内贊奏就位上就位傳贊同后以下惟中就位典儀唱迎神内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前奏跪奏搢圭奏上香司香官捧香跪進於左上三上香訖奏出圭導至皇考前儀同分獻官詣高禖神位前上香訖退立於東奏復位奏四拜典儀唱奠帛内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前跪奏搢圭奏奠帛捧帛官以帛跪進於右上受帛訖導至皇考前儀同奏復

位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太常卿進立於壇前東向立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奏飲福酒上飲訖光祿寺卿捧福胙跪於左內贊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平身傳贊同典儀唱徹饌唱送神內贊奏四拜平身傳贊同典儀唱讀祝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典儀唱望燎內贊奏詣望燎位上詣望燎位燎畢內贊奏禮畢分獻太常寺官俱退女官導皇后以下至高禖神位前贊跪

皇后以下皆跪贊受弓矢女官跪詣神位取弓矢以次授皇后以下受訖納韣贊俯伏興再拜禮畢退執事捧禖神位帛饌詣燎所焚之上率后以下乘輅還宮

蕙田案世宗定制郊禖改祀昊天上帝因明無五帝祀也然太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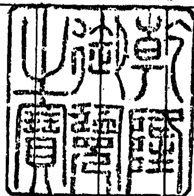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丘氏濬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蓋祖宗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於今日生生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關絶焉豈非大變事乎

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為億兆生民之主宰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雖若人為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為郊禖之祀以為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聞而冀有感格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而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竊以為古者祀高禖於郊壇郊者祀天之

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況郊在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擇宫中潔淨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庶於行禮爲宜

蕙田案古者祭祀之事必備内外之官後世一切典禮婦人不預雖高禖係后妃應行之禮往往以爲難行而罷此古今禮數之異也

丘氏之說或亦有可采者歟



右歷代祀高禖

五禮通考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五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沈　浩

五禮通考卷五十六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五十六

蜡臘

蕙田案周禮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蓋當萬實告成歲功既

畢教民報本反始息老送終小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醉飽歡樂又因以教之禮讓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於序以正齒位注以為即鄉飲酒之禮是也周衰禮廢一國之人皆若狂然此飲酒意在勞農休息故孔子以為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雖若狂未足深過月令曰臘先祖五祀左傳曰虞不臘矣孔疏謂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

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以經傳
考之蜡之祭自先嗇至水庸猫虎臘則止先
祖五祀而已蜡之祭廣故順成之方乃行之
臘之祭專雖年不順成不能廢先祖五祀之
禮此蜡與臘所以不同而舉蜡者仍復舉臘
也自漢改蜡為臘而蜡禮始不舉矣自蔡邕
合蜡臘為一而祖臘之說興則并臘之正禮
亦亡矣自魏以後祖臘異名神位多少異數

亥辰寅戌異曰頗乖古義並採著之以考其得失焉

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疏明堂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為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為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

陳氏祥道曰禮記曰伊耆氏始為蜡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後世以其官為姓周文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為蜡於是以為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歷大撓作甲子蒼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

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於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注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朔謂建亥之月也享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加功於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疏萬物非所享但享其萬物之神所以享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加功於民神使為之

馬氏晞孟曰建亥之月五穀已入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蕙田案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蓋農功既成特祭享以報先嗇而凡物之有功於

嗇事者甚多因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楚詞吾將上下而求索是索字義也既云索則細微幽隱無所不到故天子大蜡仁之至義之盡其非常祀所及之神明矣自鄭氏解月令以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皆謂之蜡而蜡之名義已失夫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乃國家之大祀何待索而祭之耶且合天宗與猫虎同類而祭不已䙝乎又以先祖五祀

為蜡則混臘為蜡而臘之禮亦失故蜡之名義不可以不正名義正而注疏及後世之沿襲誤謬可一覽而知也

右蜡名義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疏大蜡八者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禮運云仲尼與蜡賓是諸侯有蜡也

蕙田案鄭注八蜡有昆蟲以祝詞誤也經文實無之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　疏曰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祭百種以報嗇也疏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享焉享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注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　疏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曰畔畷者謂田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屬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

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注水庸溝也

疏曰祭坊與水庸事也者是營為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方氏慤曰上言祭下言享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嗇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嗇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於此有所識啜則田官於此有所聮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為八蜡之一焉鼠之與豕皆足以為田之害而猫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神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於猫虎如此則六者可知矣

馬氏晞孟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刱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

以司嗇配之

張子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脩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舊說以昆蟲為八蟲是為害者不當祭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稷而已

陳皓集說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主言為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

嗇謂報其教
民樹藝之功

陳氏禮書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騂犉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享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

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田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於學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

程氏迥曰八蜡之祭為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為稼穡以易佃漁但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緊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畷者畷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界分理以是為准者也昔之人為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猫虎者謂能除

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為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為畎澮溝洫使吾為旱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畷坊庸之賤隸猫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觀三代里田蜡祭之時其民恬寧愉樂和睦無怨故鬼神享馨香之薦交歸其德不為妖厲豈不盛矣乎

大學衍義補丘氏濬曰八蜡之名鄭玄所叙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猫虎為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享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

曰祭曰享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畯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享之也所謂迎猫爲其食田鼠迎虎謂其食田豕所以釋其享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猫虎爲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止猫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毋作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蕙田案八蜡昆蟲之祭經無明文張子及禮書兩陳氏之說爲是丘氏宗之當矣沙隨說未的

蔡氏德晉曰伊耆氏始為蜡皇氏侃及熊安生俱以伊耆為神農路史謂神農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生三歲而知稼穡般戲必於黍稷為能神明於農事因號神農也天子大蜡八則所祭之神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五表畷六坊七水庸八禽獸即猫虎也種曰稼斂曰嗇天生五穀雜於庶草先嗇知粒食利於養生因收穫之又從而種植之而農事以起是為田祖司嗇則守其法以教民稼穡者也路史燧人氏鑽木取火以燔黍捭豚蕢天氏之樂八闋其四曰奮五穀是有先神農而知穡事者也農勸農之官是為田畯郵始造郵舍俾田畯居之以督耕者表畷治疆理田而植樹木以為標列阡陌以為道者坊始造隄防以障水者水庸始造水溝以注水者禽獸即猫虎猫能食田鼠虎能食田豕故迎其神而祭之八神之位先嗇為主正中司嗇及農為配司嗇居左次郵次坊農居右次表畷次水庸禽獸附祭於下猫左

而虎右陸農師謂鼠善害苗猫能捕鼠故字從苗其有功於田尤大也先儒之言八神者不知郵與表畷為二而誤合之以為造郵舍於田畔相連綴之處即不足八神之數鄭康成蔡中郎則以祝詞有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之語因以昆蟲為一夫昆蟲不當祭若祭除昆蟲者亦當祭除草木者而不止於八矣况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毋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除昆蟲亦先嗇司嗇事耳王子雍分猫虎為二夫猫虎即禽獸似亦不宜分也陳用之又因祭百種以報嗇之文而以百種為一夫此特言祭用百種之穀以報先嗇司嗇云耳初非祭百種之穀也若祭百種之穀則是祭穀神而為社稷之祭非蜡祭也

蕙田案蔡氏以郵表畷為二未詳何據竊謂畷有郵而謂之表若無郵則何表之與有舊

說為是又謂祭用百種之穀以報先嗇若祭百種之穀則是祭百神而為社稷之祭亦非也從來祭祀用黍稷未有用百種為齍盛者社稷正祭稷神乃百穀之長蜡則無百種之神而祭之也

觀承案八蜡之目注疏以昆蟲為第八者自不合即謂非祭昆蟲乃祭禦昆蟲之神則𤄪雅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當祭田祖之神且地

官族師有祭酺是祭捕蝗之神不當反以昆蟲名其神也張子獨據經文祭百種句而以百種易昆蟲始為穩妥故二陳氏俱從之若蔡德晉去昆蟲而析郵表畷為二則割裂不通矣然司嗇即古稷官稷為百穀之長祭百種以報嗇是報司嗇之神而百種乃其祭物耳不當又分為二也王肅舊說則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五虎六坊七水庸八

亦只就經文看出因迎猫迎虎本分為二而亦分之為文順也且祭各有尸昆蟲之尸固難肖即百種之尸亦當作何狀貌耶則不如此說為當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注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黄衣黄冠而祭為臘

必矣　疏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無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羡也前文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下故鄭知是臘也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不興功謂不興農功若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方氏慤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年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

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但蜡本以息農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耳若夫宮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纉於建丑之月

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

柳宗元蜡說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享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前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

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盖於人者何也予曰若予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之為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敎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敎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右八蜡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疏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

朱子曰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作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蕙田案孔疏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的是蜡臘正解既從杜氏不以妨鄭為嫌也

玉燭寶典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辨鄭氏祈年天宗割祠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俱

蜡祭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日月星辰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　疏祈來年於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於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及門閭者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如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享之案籥章云國祭蜡吹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

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

陳氏禮書旣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黄衣黄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来年於天宗割祠於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来年於天宗蜡也黄衣黄冠而祭與臘

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宫之竒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来溺於五行之説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逺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於南郊而缺其

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黄鍾為均於理或然

羅泌路史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漢唐蜡祭徧及五祀蜡則於郊臘則於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

異於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享臘祭宗廟五祀同於一日爾

蔡氏德晉曰周禮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然冕服始於黄帝而神農時未有故蜡祭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黄衣黄冠鄭康成以黄衣黄冠為既蜡臘先祖五祀者非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言祈言祠言臘三祭

皆與蜡無涉蜡惟祭八神不及其他而鄭康成月令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者非也左傳宫之奇云虞不臘矣即月令之臘先祖五祀謂以田獵所得禽祭周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是也蓋周時蜡祭八神臘祭先祖五祀各為一祭至秦漢間歳終祭衆神俱名臘故説文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漢復曰臘秦又有伏史記秦德

公二年初伏注六月三伏之節始自秦德公伏者金氣伏藏之日四氣代謝皆相生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夏至後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也漢又有祖旺曰祖衰曰臘周以前無所謂伏與祖者蜡之名則自神農至周不變臘則僅為先祖五祀之祭而與蜡同月乃中郎獨斷載四代臘之别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祖臘祖之别名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

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黒帝以辰臘子祖黄帝以辰臘未祖均係漢儒附會之説不足信也

蕙田案蜡臘之祭是二非一見於經傳者甚明蜡祭有八而八者所統甚多故有百物萬物之説臘則先祖五祀而已月令孟冬祈年是祭天宗割祠是祭社及門閭臘是祭先祖五祀皆與蜡無渉鄭氏以蜡有索享萬物之語遂并以為蜡祭蔡氏辨之極是豈知禮文

明言萬物百物至日月星辰社稷乃天地神祇中之尊者而豈以萬物該之乎自此注一誤秦漢遂舉臘而廢蜡蔡邕遂以蜡臘為一事後世且以天神地祇為重而祭之於南郊四郊是并八蜡之本義俱失之而非主先嗇祭司嗇之意矣皆鄭氏誤之也

楊氏復曰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正不同夫子告顏淵獨以夏時為正葢建寅者生物之始亦人事之始故以為歲首建丑者成物之終亦人事之終故以為歲終則行蜡臘之祭宜也禮記月令孟冬

臘先祖五祀薌章國祭蜡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鄭氏兩注皆謂建亥之月亦可疑原記禮者及注家之意豈不曰此皆周禮也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建亥之月為歲終然夏殷周三王示不相沿特以其月為大朝會大政令之始而天時之始終則不可易也建亥孟冬之月謂之歲終可乎漢史臘月陳勝之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其意亦曰秦以建亥為正而臘則建戌也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勝死臣瓚說是也夫秦人不師古始猶知以建丑之月為臘孰謂周人以建亥為臘乎

蔡氏德晉曰建亥之月農事既畢乃行蜡祭於夏為十月於商為十一月於周為十二月郊特牲云蜡也

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是也

蒉田窯豳七月詩躋堂稱兕疏引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於序以正齒位則即是蜡也據詩在十月滌場之時故月令屬之孟冬蓋農功甫畢三時勤動至是乃始休息是蜡在建亥之月無疑且春秋用周正虞減號在十二月明是一大證據況若在建丑之月是元正方過于耜舉趾又將復始農功何

息之有揚氏之說非是

右臘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副辜祭四方百物 注副謂磔禳及蜡祭 疏云及蜡祭者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

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 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疏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貍沈以下為小祀也

禮記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注送終喪殺所謂息老物也素服衣裳皆

素

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黄衣狐裘黄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黄落　疏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黄冠

陳氏祥道曰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黄衣黄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黄衣黄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貍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磔禳及蜡祭也王於蜡服玄冕而有素服與黄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

方氏慤曰皮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云以送終也别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説者謂皮弁素服為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為助祭者之服是矣其言野夫黃冠則為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為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為義送終者祭之道也田夫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為野也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蕭章曰息

老物此曰息田夫者盖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終則有始令歲之息乃所以兆来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来未甞息乃所以為息也

蒉田案鄭以皮弁素服是蜡祭黄衣黄冠是臘服陳氏以為俱是執事者之服方氏以為皮弁素服是主祭者之服黄衣黄冠是助祭者之服三説之中當以方氏為長

周禮春官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索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

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 疏此蜡祭直擊土鼓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即此亦各有葦籥可知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工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於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雅頌也

李氏景齊曰豳詩曰豳雅先儒以為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蓋以豳吹為籥以豳籥而吹詩與雅頌皆以豳名夫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授衣鑿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豳雅祭蜡而吹豳頌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答鬼神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毋乃在是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毋乃在是乎

何氏楷世本古義豐年孟冬祭八蜡也是為豳頌今案豐年之詩舊亦知為報賽而作然無有知其專為蜡祭者愚葢即以豐年一語知之蜡祭惟年豐有之非若他祭不問豐凶其禮不廢此詩特以年豐降福為言非報賽八蜡而何天子大蜡八諸侯之蜡未聞然禮運言仲尼與於蜡賓則可見諸侯之國有蜡矣所以知此詩為豳頌者以其事與周禮合而詩又在頌中其為豳頌明矣

又曰良耜蜡祭報社也是為豳頌蜡之為言索也謂合祭萬物之神而索享之也天子大蜡八而又有天宗之祈公社門閭之祀周禮黨正亦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若然則凡為神者莫不與矣而獨謂是詩為報

社者何也禮祭陰祀用黝牲陰祀者先儒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黝也者黑也殺時犉牡固黑脣也祭地北郊天子之禮諸侯惟祭社稷祭社必及稷也是以知其為報社也社祭一歲凡有三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一也雩祭以社以方二也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也與祈年天宗並舉者周禮肆師之職所謂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即此時事也若門閭之祀不知何神如以為五祀中之門則既蜡而臘復又及五祀矣似不應瀆祭也且既非陰祀即不用黝牲以是知此詩之作專為報社也

又曰載芟孟冬臘先祖五祀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亦豳頌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先儒謂此既蜡後臘先祖五祀之祭也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唐孔氏云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

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又案臘之義訓有二徐鍇云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應劭亦云臘者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以報功也愚謂此義得之狎臘者重接之貌西京賦㧞紅葩之狎臘是也乃先儒相傳皆謂臘者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夫郊特牲篇有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是則好田之戒正中飭於臘月來貢之時而謂其臘禽以祭乎必不然矣或有疑周禮羅氏職有蜡則作羅襦之語謂將以羅網圍取禽也夫野虞教道田獵實在仲冬此時作羅襦亦以備用也即周禮中冬狩田獻禽享烝非臘月也

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

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太蔟姑洗南方之祭用蕤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黃鍾為均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鄭氏鍔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樂止於六變者蓋蜡祭之樂六變而祭畢

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注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疏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

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令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惟言此二物而已

禮記郊特牲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疏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濫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

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其一物故不數

周氏諝曰大蜡祝辭雖紀歲終之事蓋亦有順天時息老物之意也

馬氏晞孟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来年之始故祀之辭如此草木者萑稗之屬

蔡邕獨斷天子大蜡八神為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

右蜡祭禮物樂舞祝詞

周禮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於序以正齒位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缺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少矣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　疏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臘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於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一命以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

黄氏度曰社禜酺皆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

陸氏佃曰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詳介則就先生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而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興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

劉氏彝曰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然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蜡也非其所職焉其所職者於蜡之後以禮屬其黨之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於邑居以習禮義故

正其齒位以為庠序之先焉

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賔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睹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 疏鄭引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

方氏慤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賔焉文王世子於釋菜言退儐者以此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也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呂氏大臨曰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於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

方氏慤曰蜡者既勞之而勑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

均故言一日之澤

玉藻惟饗野人皆酒疏饗野人謂蜡祭是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惟酒而無水也

右祭蜡飲酒正齒位

周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疏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者謂十月農功畢君臣飲酒以休農止息之老萬物也

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注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襦細密之羅

襦襦讀為繻有衣袖之繻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　疏先鄭所云其義得矣後鄭增成之言蜡者直取當蜡之月得用細密之網羅取禽獸故後鄭云此時火伏十月之時火星已伏在戌將蟄者畢矣引王制者証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

薛氏季宣曰漢史六人皆一襦吾獨五襦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帬襦襠婦人之飾也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四方諸侯草笠而至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然以禮屬民而飲酒存國家之大體豈可真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襦以示之耳

鄭氏鍔曰致鹿與女非必用鹿與女也蓋用取鹿之具與婦人之裙襦而已用羅襦以示之者羅以戒其

好田也糯以戒其好女也然使羅氏作之而已先儒以羅糯為一物殆未之思歟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　疏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氏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糯鄭司農云糯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屬大羅氏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

亡其國 疏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耶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耳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注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畜藏蘊財利也 疏言天子惟樹瓜與果蓏所以惟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

劉氏彝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於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

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為禮焉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於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

周氏諝曰周官羅氏謂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者而襦則女之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於諸侯然戒之必至於歲終者戒於終所以圖其始也瓜華者不斂藏之種也樹其不斂藏之種者所以戒聚斂者不斂藏之種也

右蜡時之事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注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秦是時始效

中國為之風俗通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索羣鬼神而祭之

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謡之詞而改從殷號也

通典漢復嘉平曰臘

玉海周顯王四十三年秦初臘案春秋時已稱虞不臘非始於秦也始皇更名臘曰嘉平亦復用夏之舊名也周蜡於十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

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饗臘正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

東觀漢記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鬮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袁山松後漢書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白免之

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鄭玄別傳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言語閑通玄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吾志不在所願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大昊木德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蕙田案邕之說當本於讖緯

通典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

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静議古禮歲終聚合萬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為歲首故以寅始

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爲説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説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王位西南黄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

魏名臣奏大司農董遇議曰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

以丑臘為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也

禮記外傳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為祖衰日為臘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為祖其休廢日為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於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於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静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祭無正月必祖之祀

蒽田案秦漢以後雖改蜡為臘其禮不同於古然饗祀之意則無異也自蔡邕有五帝臘祖之名之說而高堂隆引伸之遂為魏家之令典而不知其出於讖緯之邪說也博士秦静謂非典籍經義之文可為有識惜其不能奪而終歸於附會耳

通典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為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

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當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於祊以燕皇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肜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宋以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隋書禮儀志後周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鱗羽鸁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猫之神於五郊五

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為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嶽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以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幣

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於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黄郊又如西郊又如北郊祭訖還宮

蕙田案魏晉祖臘之制蜡臘之禮意亡矣至是又加以天神地祇星宿嶽瀆之位何其濫而不經耶厥後隋唐宋相仍無有起而正之者宜其不行於後矣禮教不明使先王仁至義盡之典泯然歇絶皆附會杜撰者階之厲

耳惜哉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革前制前周姬氏後周宇文氏

舊唐書禮儀志太宗貞觀十一年房玄齡等與禮官述議以為月令蜡祭惟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蜡五天

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㽅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别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宫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皆准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嬴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猫於菟及龍麟朱鳥白

虎玄武方别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簠簋甄俎各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

通典玄宗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

開元禮臘日蜡百神於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簠簋甄俎各一神農伊耆五官每座籩豆各四簠簋俎各一五星三辰后稷五方田畯嶽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白獸玄武鱗羽毛介

於苑井泉等八十五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二樂舊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鍾之均六成

皇帝臘日蜡百神於南郊儀攝事附

齋戒如圜丘從事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別儀陳設前蜡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東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

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臣蕃客等次前蜡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歌鍾歌磬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内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左内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内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蜡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於壝門外皆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之儀設日月酒罇之位大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

壇上於西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各於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罇二七宿田畯龍麟牛馬騶虞玄武等各壺罇二鱗羽臝毛介等散罇二俱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於菟猫等俱散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氏已上之罇置於坫星辰已下之罇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

罍洗篚冪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罍洗篚冪者各立於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又引諸祝官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蜡日未明十刻太樂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日青牲一月白牲一其餘方各少牢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於壇上大明於北方少東夜明於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藁秸神農伊耆神座各於其壇上俱內向設后

稷氏神座於壇東西向設五官田畯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官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神座各於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贏毛介水墉坊郵表畷於菟猫等之座各於其方壇之後俱內向相對為首自神農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蜡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伊耆

氏之著罇實以盎齊五星三辰五官后稷田畯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星之壺罇實以汎齊五方嶽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罇實以汎齊丘陵已下之散罇實以清酒各實於諸座之上罇禮神之玉大明夜明以珪璧大明之幣以青夜明以白神農氏幣以赤伊耆氏幣以玄五星已下之幣各從方色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内壝之饌幔内其日未明二刻奠玉幣毛血等如圜丘儀 皇帝服玄冕出次壇上神位大明夜明鼓柷作無射夷則奏永樂㽔賓姑洗太蔟奏順和黄鍾奏元和凡六均均一成俱以文舞攝事如圜丘之攝事儀 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爵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大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已下改皇帝為太尉皆謁者贊引敢昭告於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物覺寤黎蒸化成品彙令則璇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孔修百禮斯洽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大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夜明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匏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夜明神座前北

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歳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夜明惟神貞此光華恒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時育物登成是頼豐年之報式備恒禮謹以制幣犠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享訖興皇帝再拜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兩座前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並如圜丘儀皇帝獻

將畢謁者引太尉攝則謁者引太常卿已下倣此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大明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罇所取匏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明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少東當兩座前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

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禄卿攝事同以光禄卿為終獻詣罍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二人分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一獻神農氏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還本位初伊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歲星一獻熒惑一獻鎮星一獻太白一獻辰星各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於獻

官奠訖七星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各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凡讀蜡祝文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為始讀祝訖次南方次西方次西方餘神亦同也獻官再拜訖太祝各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謁者遂引五星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各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東嶽一獻南嶽一獻中嶽一獻西嶽一獻北嶽俱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太祝奠版於

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嶽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勾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獻玄冥氏后稷田畯等各祝史助奠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餘與東方同惟無后稷獻拜祝史奠版於神座贊引遂引五官獻官等詣罍洗酒罇所酌酒分獻五靈其鱗羽羸毛介猫於菟坊水墉昆蟲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持版跪讀祝文訖興拜訖奠版各引還本位武

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

籩豆各一少移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立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事謁者引太尉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懸內當柴壇

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饌物祝版置於柴上户内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農伊耆氏嶽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埳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埳東西廂各四人寘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謁者白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

官諸國客使以次出賛引引御史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賛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已下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宫如圜丘之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帝伊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饗物今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兹八蜡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帝尚享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

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惟帝肇興播植粒此黎元令時和歳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帝尚享　東方歳星祝文曰維某年歳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東方歳星七宿惟神列位垂象叶贊穹蒼昭晰羣生蕃阜庶類令時和歳稔恒禮是率謹陳嘉薦庶神享之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准此　東方嶽鎮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歳次月朔云云惟神宣導坤輿興降雲雨亭毒

庶品實賴滋益年穀順成用通大蜡謹薦嘉祀溥及一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咸享南方西方北方准此

勾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勾芒氏惟神贊陽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享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稷氏惟神誕降嘉種播兹百穀蒸庶以粒乂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

農穡謹薦明祀庶神享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祝融氏惟神典司火正淳耀昭明式贊南訛厥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享　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惟神式贊黄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興稼穡年穀既登庶享嘉薦　蓐收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

名敢昭告於蓐收氏惟神典司金正式贊西成執矩懷
莊尚義趨方豐年之報饗茲嘉祀　玄冥氏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
姓名敢昭告於玄冥氏維神典司水正贊序幽都厥務
安寧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
告於蒼龍之神維神體備幽明質兼小大實爲鱗長贊
明造物歲稔年登實資弭患式陳嘉薦百靈是屬爰及

東方鱗羽臝毛介衆族猫於菟坊水墉昆蟲諸神咸享其朱鳥騶虞玄武祝文首尾並與此同祝文發首亦同也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兹羽族輔時宣化効祥蹈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麟之神惟神體信為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年穀豐稔實兹宣助式陳嘉薦庶神臨饗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禀靈金宿賛育生類實參利物爰兹報功用薦恒祀玄武之神惟神誕禀辰精長兹介族先知稱貴誠行攸底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元年春三月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

禮志大蜡之禮自魏以來始定議王者各隨其行祖以其盛臘以其終建隆初以有司言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為臘

文獻通考建隆三年十二月戌戌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謹案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

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蜡祭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祭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月戌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同用臘日從之蜡百神壇髙四尺東西七步二尺南北六步四尺

仁宗天聖三年禮官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一百八十二位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蓋開元以來年祀寖遠有司失傳郊祀録正辭録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為於菟乃避唐諱請復為虎載田畯郵表畷慶歴用羊豕各二大明夜明壇增山罍為二籩豆十二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分獻官逐階下罍洗詣帝神農伊耆五星三辰七宿嶽鎮海瀆祝融后土后稷蒼龍朱雀麒麟玄武白虎神座前上香奠幣爵並再

拜内從祀神位不設香幣祝版惟奠酒再行後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嘉祐加羊豕各五

神宗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記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為一壇惟周隋有四郊之兆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為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祭之後從之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

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后稷舊設位於壇下當移於壇上其壇下伊耆氏之位宜除之禮部復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頗為重複太常寺以謂蜡祭本以神農為主后稷從祭四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同日不為重複從之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禮志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

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為上南北壇
設神農氏位以后稷氏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
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井泉田畯蒼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墉五坊五虎
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蠃五猫五昆蟲從祀
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畯設於南方蜡壇酉
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
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為大祀蜡南方北方為中祀並用牲牢

文獻通考紹興十九年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有司檢會以臘前一日蜡祭東西方百神禮料一視感生帝內從祀視釋奠文宣王從祀蜡祭南北方百神一視鎮嶽海瀆內從祀一視釋奠武成王從祀

玉海紹興十九年五月乙酉詔定蜡祭從户部郎周莊仲之言也

宋史禮志孝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請於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以日月為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方皆以神農為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嶽鎮海瀆以至猫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為從祀其後南蜡仍於圜壇望祭殿北蜡於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

玉海乾道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禮官王瀹等言東西

蜡備登歌三獻而南北方正配從祀一奠而已請如中
祀儀式從之
大學衍義補丘氏濬曰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
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
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
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
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者
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

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甞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葢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来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倘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

明彭謹八蜡廟記聖人緣情以起禮因民而事神故享祀必本之有功而報德不遺於其細此伊耆氏之所以為蜡蜡者索也時維季冬百物用成合山川人物之靈而索享之也記郊特牲曰先嗇曰司嗇曰農曰郵表畷曰猫虎曰坊曰水墉曰昆蟲其敎陳矣而所主者息老送終勞勤休力仁之至義之盡也古禮天子大蜡令之制止於府州縣王國則否畿甸以降惟兩河之間則有之荆揚而南莫之行也豈不以有

司於民最親足食為政首務而聖人之流風遺澤在中土為獨存與寶慶舊無廟有廟蓋自郡守鈞陽郭公始也部符南楚星軺載臨式崇禮教以索享之典弗復非所以重祈報而昭敬事也乃因郡鐘樓之屢徙將圮議欲為新室於公庾之右以祀八蜡而薦明德請於當路咸可之爰命縣典史陳春董其事材取諸斧𣞀之既成者力取諸輿臺之已役者始於丙辰冬十月而就功不待改歲歸然輪奐炳若位置秩如

矣彭子曰仁哉公之用心其善於復古矣凡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無其人焉莫可強也夫子修經譏南門之作刪詩録史克之頌蓋以僖公賢於魯閟宫義當復古春秋之所予也今二千石之選孰有踰公者修美報以答明賜行典禮而觀會通人之稱是舉也其不謂之社稷之役也乎長人者之於百姓既盡心力以圖其明尤資鬼神以相其幽而神有不享民有不安者弗信也繼自今將陰陽調風雨時衣食足禮

義興而公之功為益大德為益溥矣

陸東蜡祭議案八蜡神祠制也相沿以春秋仲月戌日致祭考之典禮於義未當禮曰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子貢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蓋終歲勞農是日飲樂以享君恩也亦曰臘也漢應劭曰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漢火行衰於戌故此日臘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

終大祭漢舊議曰臘者報諸鬼神聖賢有功於民者也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由是觀之則蜡之祭十二月也漢戌魏丑日則不一愚意蔡邕謂歲終王肅謂明日為寅似當以歲除行事則丑之義為長然或立春在十二月則又除夕屬新歲矣議立春於除前則用立春前丑日立春於來歲則用下旬丑日庶報祀事尚興而舉事協祭義矣

蕙田案元明以來蜡臘之祭不行故瓆山丘氏有復行之請今觀彭陸二文一曰令之制於府州縣一曰相沿以春秋戊日致祭則其行於民間者蓋未嘗絶也聖人制禮協諸義和於情宜其流風餘韻如此

右歷代蜡臘

五禮通考卷五十六